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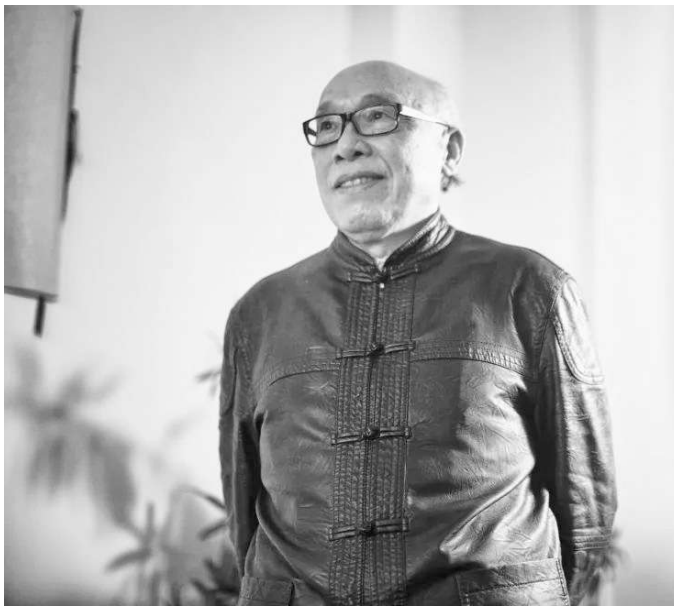
学术 视点

谈文 论艺

# 讲好中国哲学的风格神韵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张立文访谈

本报记者 谢颖



编者按: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学术视点”栏目邀请学术名家进行访谈,深入阐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本期访谈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

**学术家园:** 中华文明涵养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源泉,从哪些方面来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张立文:** 中国人是有骨气和底气的,这种骨气和底气来自五千年赓续不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创造,为人类文化贡献了老子、孔子、孙武、孟子、朱子、阳明子等一大批哲学思想名家;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文化,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周易》《道德经》《论语》《四书》《传习录》等具有卓越智慧的开创新作。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逐步传到东亚、南亚以及欧洲,在东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这些成果就如王阳明所说,从千劫万难中得来,从艰苦奋斗中取得,从百折不挠中获得,表现出中国人的坚强骨气和底气,它将化为现实的、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其生命的动力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关于和实生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中和太和的相处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互助发展观,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德才兼备的人才观,温故知新、革故鼎新、与

时俱进的创新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守诚信、崇正义的道德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国际观。体认这些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从这里也可以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特质,及其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您对双创有怎样的思考?

**张立文:** 中华文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赓续不断、生生不息,就在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是富有“日新之谓盛德”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转型、大发展的智能信息时代,尊新必成、守旧必亡,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于社会实践,中国先贤先哲的创新文化、立言著作都是为往圣继绝学、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在社会实践中提炼的。他们不是“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保守,而是解放思想,为道屡迁、唯变所适。当前,我们要讲

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文化创新不是预定的可能性,而是人类生命需要的价值性和意义性,创新需要任鸟飞的天空,需要对话、交流、包容的氛围,在社会实践中激活灵感,激发出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的思想观念、理论思维。这样,才能像牛顿说的那样,站在先哲巨人的肩膀上起步。

文化创新需要超越照着讲、接着讲,进而自己讲、讲自己,要有文化创新的勇气和自信,以及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互学互鉴的气度。《吕氏春秋》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哲学社会发展离不开追究到底的反思精神,反思是把思想反过来推究,是反求诸身、亲自体验、虚心涵泳、自我审查,这就是去旧创新的思维、文化创新的本真。

**学术家园:** 您曾提出讲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构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和话语,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讲自己,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有什么意义?

**张立文:** 我曾在北大学报发表一篇文章,是对百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以往之所以只能照着讲,是因为哲学的定义、标准是西方规定的,他们并不了解东方哲学,更不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定义、标准,只能

按照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如起源、性质、特色和中国的时代精神来制定。中华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应激活其蕴藏在精神血脉中的生命力。讲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要立足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讲好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畴的体悟,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具有继承性,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你了解中国的过去,认识中国的现在,你就能知道中国的未来。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转化和新生,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不会称霸,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所以,在新时代,我们应以充分的文化自信,自己讲、讲自己,讲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这样才能使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识中国。

**学术家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张立文:** 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相应产生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危机。面对这些,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探索化解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当今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的情境下,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情况下,要提倡和合创新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各个国家和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援助,就是鲜明体现。通过多双边多元多样的交流交往,交融互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要不断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和合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文化,讲好中国哲学的风格神韵,为中国文化建设登上新的高峰作出贡献。



作者(左)与袁隆平合影

得知袁隆平先生去世的消息,举世皆悲,山河失色。这几日,从长沙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泪飞顿作倾盆雨”。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位在农业科技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表达了深深的哀悼和惜别之情。作为一个对饥馑年代有深刻记忆的60后,我们这一代人对袁老的辞世尤为悲恸。在这哀悼中我又有了份追忆、一些思考。这位老人除了世人皆知的科技贡献外,他还给我们这些后人,给他身后的世界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呢?

我想起了20多年前对袁老的一次采访。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大约也是在5月左右,我所在单位五洲传播中心要拍摄一部8集的外宣纪录片《中国乡村的变迁》,我作为制片人兼编导之一带队赴长沙采访袁老。湖南省外宣办的同行帮我联系到了湖南省农科院的领导,对接我的是一位叫辛业芸的女士,她应该担任袁老的秘书,很热情,也很能干。我差不多是飞抵长沙的当天下午就到了湖南农科院袁老的家中。一见袁老面,大吃一惊,我是听说过也做过功课的,都说名重天下的袁隆平院士长得像老农,但我没想到如此之像!黑黑的、瘦瘦的,剪着接近平头的发型,烟嗓很大。因为我抽烟,很快与本就平和朴实的袁老拉近了距离。袁老了解到我们的拍摄意图后,做出了最大可能的配合。外宣纪录片是需要“讲故事”和影像表现的,事隔23年,关于这次采访拍摄,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三个组永不褪色的镜头:一是袁老拉着小提琴,袁老夫人弹着钢琴合奏,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执子之手”、“琴瑟友之”的温馨画面;二是当时年近70的袁老骑着小摩托车一溜烟跑到试验田察看水稻长势的情景。袁老站在田埂上,手捻着青色的稻穗,风吹稻浪,天人合一!三是镜头前袁老回忆他的出身——他之所走上学农、务农、研农、课农这条路并终生奋斗时,那时而幽默、时而严肃,却始终真诚深情的讲述,这时他的眼中是有光的。我现在想想,如果人有“命魂”的话,袁老的命魂一定是一粒水稻种子。

巧合的是,我爱人冯平2005年曾参与创建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并担任首任秘书长,她也有幸随会长韩伟一起拜会过袁老,邀请袁老担任商会顾问。袁老去世的当天,我曾试图找到当年与袁老的合影,遗憾的是,因为几次搬家,这些照片已不知搁置何处(当时照片还是胶片底片)。在我爱人的记忆中,袁老是一个特别好打交道的人,特别朴实。“他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担任顾问),说只要对农业发展有帮助的事,他都会去做。”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袁老作为一个爱国敬业、功勋卓越的科学家,不仅仅是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还给我们这些末学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袁老的遗产首先是“做一粒好种子”的精神。袁老曾说过:“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作为祖国广袤大地上的一颗生命力最为强劲的物种,袁老的一生很好地践行了这种精神,不仅研发、培育、推广了造福人类世界的杂交水稻稻种,还将探索求真、坚忍执着、不畏艰难,为了理想目标永不放弃的信念之种播撒在他的学生、身边的工作人员、莘莘学子的心中。

袁老也是一面镜子,他淡泊名利,却心念苍生;他超然物外,却悲悯大地。袁老的两个

## 袁隆平的精神遗产

李安

梦,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天下梦”。心存稻粱梦,但却“不为稻粱谋”,而是“为天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袁老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可谓融道家风骨与儒家的情怀于一体。作为“当代神农”“无双国士”“侠之大者”,袁老的境界堪称当代科研工作的一面镜子,照照镜子,我们可以时时发现“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语)。

袁老更是一盏灯。在送别和追悼袁老的队列中,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无数的青少年参与其中,有网友说,“看到送别袁爷爷的年轻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最好的样子”。我们习惯于批评“Z世代”(“95后”“00后”青年)的“宅”“丧”“佛系”“躺平”,却忘了给他们找到可以引领青春世界、照亮未来人生的灯。袁老恰恰就是这盏灯。无疑,袁老是成功和幸福的。爱国、爱家、敬业、奉献,却洒脱自由,“题名教而任自然”,甘苦自知,其乐融融。袁老之所以为当今青年所热爱和尊崇,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并不是天才,他的成功是可以学习和复制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袁老是一座桥。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国别的人们为什么都为袁老的离世感到遗憾和悲伤?这不仅是因为他名垂千古的科技贡献,而是因为袁老以其博大的胸襟和济世情怀在芸芸众生中架起了一座远离饥饿,拥抱幸福、爱和希望的桥梁。这座桥梁的意义还在于自度度人,袁老的两个梦又何尝不是佛家“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境界写照呢?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人生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我想,驾鹤西去的袁隆平老爷爷一定到了天地之境。窗外就是葡萄,伸手就能摘;牛奶不用挤,自己流进杯子里。天堂里的袁老会看到他理想中的“摩登时代”吗?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艺文 丛谈



雕塑《延安窑洞对》 吴为山 作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校园内,有一组当代艺术家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塑造的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作品中的两个人物,黄炎培身着民国褂衫,毛泽东穿着延安棉袄,神态轻松边走边谈。吴为山在谈及创作时曾说,“黄炎培带着很大的期待,所以他的眼神、表情比较严肃,凝视中带着一种迫切的希望——希望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性回答;而毛泽东呢,他很自信,很从容,可以感到他解答了黄炎培的问题。他们走在通向民主的路上,走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肝胆相照的路上……”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45年7月,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等多次会谈,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他体验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坦诚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

## 说说“窑洞对”

池轶

到“惰性发作”,从“生气勃勃”到“无法补救”,中国的封建王朝无不是从建初时的踌躇满志发展到鼎盛时的欣欣向荣,再到衰落时的危机四伏,乃至崩溃时的乱象丛生,每两三百年来就一次大动荡,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跳出这个诡异的周期率。三是分析了原因,认为重要是“政怠”“政息”,失去战斗力、失去创造力、失去掌控力,最后或民变四起、或群雄逐鹿、或内部腐朽、或外族入侵,从而走向一个新的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黄炎培之问给予了特别自信的回答,也提到了三个“关键词”:民主、人民、监督。一是民主。君主政治“惟以一人治天下”,民主政治“不为天下奉一人”。中国的历史周期率,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治”。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把民主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有序发展和保持稳定的根本制度已成当今共识。在当时,毛泽东的民主新路,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重要的同盟资源,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二是人民。君主政治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为治理主体,民众是治理客体,客体是统治的基础。毛泽东提出“让人民当家作主”,却是让人民从治理客体彻底转变为治理主体。黄炎培后来在重庆出版《延安归来》,有人劝他不要为共产党做宣传,以免遭受危险。他说:“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三是监督。亚里士多德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君主政治之下,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并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整体溃烂,以及社会的不公和失衡。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对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要进

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毛泽东当年的承诺——不但让人民监督政府,还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并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体系来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中国之治在当今世界散发耀眼光芒。

星移斗转,人世沧桑。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一直都在思考和回答“窑洞之问”。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意味深长:一方面是给全党一种鞭策和警示,另一方面是向全党强调责任和担当。2018年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管党治党提供了遵循,也为破解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开锁之钥”。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到,“人民”“民主”“监督”仍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关键词。我们要进一步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价值旨归!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二级巡视员)